

邑人張森楷學

祥異四

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通志

唐天寶間任安奉使合州遊城北純陽山見女冠范志元慕之約期而會及往則志元已變為男子矣劉儀鳳為作詩云誰家遊冶郎門前窺幽闥但見臉如花不知心似鐵一夕變其軀雪質映雲髮昔為桃李枝今作松篁節後人因名其山為純陽山云黃廷桂四通志

宋乾德初合州赤水縣民妻趙氏孕數月產一虎棄之江已復孕產一

巨鼈已又產一夜又棄之復孕生趙鸞奴五官皆備自頂至踵如斷

瓠無肘臂兩膀肉禿處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下兩足亦如之通志

乾德五年春正月丁未合州漢初縣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連宋宋史太祖紀

乾德八年五月合州巴川縣獻瑞麥宋史五行志

至道三年州民蘇福家牛生雙犢張乃孚合州志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四

景德中異木生文成天下太平字張乃孚合州志

明嘉靖己卯大水逆流高十餘丈壞城垣屋舍街市沉沒森楷案嘉靖元年壬午在

正德己卯後三年下至萬曆七年始得己卯則嘉靖四十五年中無己卯也已或當作乙乙卯是嘉靖三十四年也

萬曆五年春李樹結豆栗實變桃味甘甚黃廷桂四通志

墊江里有龍蛻處為龍骨寺巴中記云墊江多龍即此

清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東渡口仲美公池中瑞蓮生一支並蒂淇悔

翁有詩云清泉曲沼傍林樾驚見芙蓉出並頭翠蓋同擎珠露重朱華

共映綵霞浮雲輶遙憶英皇駕仙侶如瞻李郭舟晉引碧筒賓主洽升

堂還與敘從遊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大水入城壞城垣廬舍至州署前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瑞雪秋大稔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六日午時地震日凡三次次日又震

乾隆五十二年冬大雪地盈一尺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大水舉人楊士鏞作戊申大水歌以記之曰壬寅

六月江水漲會江樓頭生雪浪今年六月不愆期沿街螭吻繫畫舫昔

聳合是飛鳧形飛鳧愛戲水中萍金沙洲上浴鳧日甲第聯翩地亦靈

我思此理不可曉一日科名萬家擾可憐男婦哭哀哀扶老攜兒坐屋

杪君不見嘉陵江上隄新隄雖築舊隄低蕭公隄久湮沒宋蕭刺史墳築隄涪江

司空隄委塗泥明侍郎胡世賞新築隄州人名曰司空隄人事從來有消長何怪江水高百

丈安得虬龍剗削三峽山永莫波濤平如掌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大水入城

嘉慶元年六月大水入城

嘉慶三年李樹結刀豆長尺有咫是冬鄉鎮大風雹碎屋斃畜人不及避者首面皆傷

嘉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四鼓大水入城壞城垣漂城外民房無數較

前水高七尺至州露台張乃孚有詩記異詩云如磐雲黑壓樓傾使

覺鼉鼉白日上城遊幾同秋至占潮信竟訝天能作杞憂接壞安瀾石

不解居疾痛上下判鴻溝一夜汪洋水勢增人家都在碧波澄轟聲崩

千牆壁疾痛呼天萬瓦燈河伯有靈終可禱馮夷在碧波澄轟聲崩

艇官符僱猶自爭錢叫不磨那堪學字湧江巴莫是魚頭滿縣譁預兆

荒唐人說鬼前知爽垣蟻移家晉陽不沒寧三版瑞應孤存只一涯若

問水痕何處落中央宛在使君衙孤嶼純陽作鎮尊芒芒人闕到黃昏

誰憐是鬼生猶死以水為家艇進門踏屋有聲喧捉賊斷植無信枉招

魂最憐數百隨波宅避難歸無片瓦存濫觴猶記說壬午今歲逢王又

果然誰是成仙波上立幾疑酬醉水中眠臭拋倉麥勞千擔泥洗街心

費萬錢多少朱門齊改色恐難輪奐一時鮮澤門春築漫與謠百丈平

坤維撼六鼇願乞錢鏐水犀手三千弩射江濤水漲愁人不可當豈知

退水更堪傷書無多竟同燒劫詩不工偏忌彼蒼幾見龜生釜器直

將糞土視離牆生平磨蝸負難說四十年中厄五場地非瀕海退難居

風雨何堪庇做廬絕粟人搜梁上鼠退湖兒捉院中魚舊盟息壤是冬

言猶在保障司空願可如占炭有秋勤版築當思防患百年餘

十二月瑞雪

嘉慶二十七年五月大雨官渡場中岩石為明龔龍岡書有讀字崩下

壓毀油房一所斃廿一人劉泰三有詩紀異云嘉慶乙亥仲夏日連朝

陡喻丈兩岸人家吁可危官渡沿巖列場市居高不受河伯欺猛然翻

盆雨大作避雨羣入油房嬉山間洪流驚騰下土解石崩神鬼隨屋瓦

破碎棟梁折黑雲一掃盡尤旗壓死鄉民並舖戶逃者不及皆瘡痍老

樹槎枒拔根倒轟若天柱傾西陲飛廉復加妖孽勢天地地震動惻險

鳴乎今歲田禾幸豐熟胡為遭此災禍奇嗟汝二十有一是時州城水

人母乃氣數當如斯知命巖牆故不立處堂燕雀矜蚩蚩

亦甚大張乃孚更有龔王戍詩韵紀之詳見文在

道光之末去合州城里許鹽溪橋下過蝦蟆數百萬黃者青者黑者癩

者大小不等皆以小跨大雙雙累負行好事者捉分為兩放手則合如

故密密入江去閱兩時始盡不知是何妖祥

咸豐間城外大路多現墨線痕附近鄰界亦然辛酉李逆竄境凡有墨

合川縣志卷二十七

祥異四

二

線處賊靡不至者

程業修合州志

三年八月七日夜三更地大震

程業修合州志

五年自五月不雨至四十餘日禾苗盡稿斗米千錢人有餓死者六月下旬得雨死苗復活謂之稻孫農得半收

譙輝張訪稿

八年大雨後田中水皆黑人病疫癘

州境華銀山有白巖石如傅粉傅爲玉壁浮光爲銀山八景之一當咸豐承平皆每日夕半巖見一大人出長若干丈高與巖齊通體白衣共巖一色昂首西望逾峯許仍縮入巖去過半月始不見影此與秦峯臨洮見大人同有言金銀氣者言白石爲怪者一儒士曰白爲金色主兵戈殆兆長髮短辮之亂歟

仕隱齋涉筆

川省自咸豐年來經石李張藍謝賴之亂無一清淨地合州居川東上游咸豐十一年李逆分黨圍定遠烽火逼我州闔境大震人皆遷若曹牛者州人也素通匪爲定遠賊作導先遁回州潛煽徒黨俟賊過江舉旗倡亂午節後賊分千人渡水曹將舉事賴子春黃公解定遠圍殺賊數萬匪黨遂散團眾知曹所爲乘敗勢擒誅之州境以寧此五月情事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詳異

三

也至十月賊酋張五麻子由安居泥壩嘴渡涪水擾州之來蘇里捉人掠物不甚殘虐未久過遂寧去有偽統領曹姓者亦李逆之黨從銅梁小道入境突至南津街與城對岸僅隔涪江一水峇知州郭京桓派土豪張四同堵風埡委團總黃錫爵守圓通寺隘口皆南來入城大路不意賊從別道至張豪多有耳目得賊音先奔入城黃不之覺及賊抵南津始聞而遁已斷歸路遂被賊擒黃巧變因南津有書院冒作山長揖見曹曾曹乃賊中知書者遇儒生多優待嘗札廩生徐姓家見架有書藉知爲士族題門獎之及見黃不知其團總也以山長敬禮之尊爲賓師問破城策黃詭言州之形勝在釣魚山宋末踞此抗元三載若得此山居高臨卑州城在胯下可反掌取也曹大然之卽分股從下流潛渡撲釣魚山山有砦黃又言砦首爲我門人可說而下不煩攻也遂以黃爲先容乘機上寨乃離虎窟焉曹知受騙仍調眾回住南津三日謀架筏濟江而城之南門與南津相當門樓鐵礮數桿發彈不能過江乃取武庫銅礮架樓上轟之銅質滑利彈過南津穿屋洞壁適中曹曾馬口脫其下礮曹大驚遂拔營去賊前後住六日城守戒嚴無大損也退攻南

津之福山寨以形如蒲葵得名寨小而銳住貧民百十家無器械軍火賊拋火彈仰攻往往飛過督隊上進寨掀石塊甄頭擊之賊却復上闔寨男婦各傾糞水翻瓢倒桶而下賊受污通身奇臭鬚眉皆矢溺淋漓且退且罵曰不料今日乃打矢仗旗幟衣裝皆須更換吾寧受礮不受糞也各尋田水滌多皆不淨卒無如何去又一股賊不知頭目姓氏從州西界竄入明西里先到大點山寨寨多但姓大家也武生但某恃驍勇乘闖窺賊賊與語暗放火鎗中其額洞腦斃寨人怒氣堅守賊攻一日夜去旋到雲山寨寨大且高住數千戶派游勇外巡防土匪焚掠黎明賊抵山麓曉霧籠罩不見其顛適與游勇遇隔一溪彼此相向不前寨上發礮一聲山鳴谷應賊愕然曰寨人在天上我何能爲遂退燒民房數家去西里天平寨多住殷阜家稱爲富窟與磨盤寨倚角相倚二寨俱鞏固賊自雲山回欲來攻先遣偵子在大鼇山寺探望寺去寨四里許可望大勢是日磨盤寨首率子弟兵巡城男成丁者皆執矛旗附和繞寨一周何止數千人虹旛隊隊雷鼓逢逢暗鳴喊拏聲震天地而附近之天平寨連放巨銃遙助聲威偵子嚇曰寨上似有官兵紅巾綠褂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詳異

四

狀乘夜奔去寨人不之知也有逃賊言其故始歎此日巡城實叨天相若有鬼神使之然者西里遂安當合定交界處有砦名靴子巖砦首昏懦與賊媾和昇之洋煙牛酒賊言我等擄銀數十扛無居停主旣成兩好可暫寄砦俟破城得地再來領取免緣途勞夫馬也首初不肯賊餉以密語言只收半數以其半作寄貲可乎首貪其賂准二人運入餘黨不許賊諾之運一二箱至啟門驗之滿箱皆白鏹也續抬一大箱剛半進而繩斷梗門扇不得闔賊一呼湧上砦遂破墜巖死者不知其數此砦主無識始欲貪賊之財而全砦之財皆爲賊有可爲前車鑒也同上合州華銀山高矗天外名山也頂建佛殿祀普賢最靈應三六九月士女進香者連翩不絕相傳山有神虎時見形不妄噬人近地有兩姑嫂連袂朝香至山坳過匪黨睨二女美俟其返欲強污之姑嫂拈香畢出殿門來一斑色貓兒長數寸許馴擾媚人跳入香籃中疑廟老所畜傾出之又跳入遂盛下山至坳處匪突出攔道求歡正危急聞籃貓躍地化黃斑猛虎吼震山谷爪斃數人口銜首匪超壑越嶺去姑嫂驚謝乃悟神虎顯靈保全已節也自顯此異朝山愈夥匪之來者皆生恐怖心

不敢肆虐矣又是山交四州縣界山麓有捷路商旅于于往來咸豐初
年有數虎出入晨煙暮靄中驚駭人人見狂奔拋棄行李以脫虎口爲
幸實匪徒爲之蒙皮作威乃假虎非真虎也趁人去拾所棄物入林派
分潛售遠地作孽數月無知其僞者適有樵人入山拾薪聽巖穴中嘍
嘍作語悄探之見數人卧地然燈吸洋煙各撐虎皮遮風恂恍視之儼
然虎也樵潛退集村人擒之搜穴中衣物錢帛埋藏無數稟官拷訊供
業此有日劫行旅甚夥假虎威作狗盜計亦黠矣立柱斃之假虎遂絕

同上

蛇有冠有足皆予所目覩不必王蛇也有鄰家在倉側置一雞窩雌雞
伏卵晚閒聞雞聲角角值雇工荷鋤歸見倉腳石縫伸出一物向窩銜
卵暮色迷茫以爲黃鼠狼也奮鋤擊之碎其腦聽倉底霍霍有聲呼眾
視之一蛇大於臂宛轉就斃額上有冠圓而赤如鶴頂紅人言蛇久生
冠信然予幼讀塾中齋夫擊斃一蛇如杯大拋於庭有窗友言願見蛇
足否眾不之信友以禾藁一束燒蛇便門處團紅火炙之俄發爆聲便
門出二白捲薄如紙以竹撥之各二片橢圓如鴨掌脰端有肉刺居然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五

足也若和皮剝下則不見亦異事也蛇有極趣者予遊竹園有小蛇長
尺許頭如雞卵見人狂走繞竹林幾徧無穴可入頭偶擊竹磕碎有聲
以其行速未辨何蛇但訝其頭大如許折荆笞斃細審之一大山螺夾
鬚上荷之以走非真頭也因螺緣苔石蛇撩以鬚驟闔戶含鬚壳中愈
奔愈緊急不能脫遂如大頭蛇焉予在書館聽牆外發嗽聲似人非人
尋之見一蛇粗盈握懶卧地上聲從口出驅以杖不動挑向庭中見其
頸大於臂口開不得闔中吐一鬚長五寸許搖搖不定訝非巨蛇鬚胡
如此之長持杖弄之委宛轉側若甚無奈者捶斃之審視其鬚鼠尾也
蛇食一鼠鼠大頸細氣不能嚙爲所格遂發咳焉出其鼠猶未死故其
尾常擺動也食物不量轉以自斃蛇之可嗤如此蛇咬之苦予曾受之
所謂談虎色變也予讀會姓館中夜過友齋談回至已門一蛇伏闕下
履其尾咬傷脛骨痛勢之鉅如受斧劈不能開步視傷痕只鍼孔大毒
氣內竄如雙錐鑽骨痛徹心礪俄腫及胛骨大如股急束以帶倩銜酒
吮患處人舌俱麻毒重如此張燈尋蛇蛇入牀下急斃之蛇不大俗名
鍋鏟頭卽詩之虺也夜命齋夫采水萹苣解毒火入日春細敷患處痛

愈甚一夜不眠晨驗之藥中半雜海椒以搗藥匆忙日中有辣子未暇顧也急剔去延蛇醫治之逾一月足蛻皮一層始愈蛇為元武之精種類難悉舉記數則究其變態云爾

蜘蛛食守宮予親見之少讀寺中見壁上一蛛如圓毬大口銜一物粗於滿指審睇之守宮也俗名壁虎已吞其半餘尾段未盡耳壁虎毒物蛛能鉗制其毒殆又過之相傳蜈蚣制蛇蜘蛛制蜈蚣蜈蚣見蛛急遁入縫蛛張股流毒瀝浸縫中蜈蚣嗅其氣迫不自安出供蛛食蛛誠毒矣而又為雞所食天下至奇之物制於至庸有如是夫

同治初年秋月暮見指大山雀結羣成陳橫直四五丈上齊樹下齊屋何啻數千萬密如朵雲蕭蕭有聲刷人震耳向南飛去亦異事也

均仕隱齋涉筆

同治元年先立春日大雪一晝夜是歲豐登

五年丙寅歲大熟穀發雙穗一莖有多至四百顆者越壬申麥復雙穗

所出較常三倍

六年丁卯月初一日傍晚地震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九年庚午六月大水入城深四丈餘陳在寬有詩記異除夏殘洪水忽爭流漫道壬寅湧巨濤二首載文在不具錄外又云

屋破愁觀星與月壁穿怕聽雨兼風六宵久困三江水千戶都無一畝宮除卻北城家數十壞垣盡在淖泥中孽由自作豈由天我與州人共凜然歲幸降康貪愈甚賊遭未殺善誰遷沈淪莫怨今窮困

事云州城三面通江為嘉渠涪三水交匯處城左築二隄捍嘉渠之衝

水漲率不過隄過隄為大水過而入城水更大或三四年一入城淹下半城止矣至淹上半城則不數觀前道光庚子年水及上半城至州署

大堂止州署背山踞地甚高漲至此閣城街巷所餘無幾而庚午之水更高丈餘浸至二堂之半扉街戶盡淹只餘綠山之神廟書院與民

數十間而已東南堞朵皆可行舟城中青龍閣高八九丈未沒僅小半

奎閣地卑九層只存其二南津之白塔蕩漾煙波中如蜃市然寺樓露

鴟吻者參差不多處餘皆浩浩蕩蕩成澤國焉水初入城移家具者存倖心水尺移尺水寸移寸無地可移乃升之樓水齊樓升之屋頂盡矣

水又平屋富者尙呼舟載物貧者無力則委之去挾要物踏瓦橋行一失足則不可想至水斷無路則騎屋呼救如是者何止數十所舟子

昂其價渡一人需千錢賊船乘漲肆掠失物無論且有劫財沈人者雨如懸繩連三晝夜上淋下濕無一踰伏處但聞號啣四起與雨聲波聲相連一氣真人海中一大劫也幸州牧爲芬霍公乃心民瘼見水勢汎濫飭衙役封小船數十隻打槳巡河只救人不救物遇行劫者卽捕行法聞呼救聲飛撓立至時青龍燒閣住數百人樓高人重搖搖欲折用船十隻接連渡盡有水阻地絕留一舟作浮橋數晝夜約拯千百人雖漂物無數老幼男婦不至葬魚腹者霍公恩也水連八日人多下鄉依戚家避水無依者就近地託身由城內達城外凡寺觀公地皆離離住滿日炊瓦缶夜則和衣寢地泥污糞穢狼籍不堪遲半月水始落街道欹側房廬傾塌大半未傾者污淖充塞腥腐逼人富家趁漲退顧人蕩滌貧家則仰屋莫何歷兩月之久炊烟起稍可居人滿城精華一洗成空十餘年未復元氣此城內被水之大畧也而鄉里之水如思居鋪賽公橋等地當嘉江岸已成洪河雲門鎮之水及紫雲宮樂樓之檐鎮口雕石龍頭水封其頂以尺寸計約高十五六丈渠江如蒲溪沔溪等場常年水災入街今則全市浮沉大小舟俱從屋上過至各浪二溪外狹

內寬水灌進十餘里汪汪大湖也涪江之臨渡河地最低水平鋪如海子縱橫數十里不見村墟當三江下流者蔡壩照鏡壩也百年老屋水從未及門者皆隨浪漂去田土數千畝擁成沙堆不辨輪郭是時子館雲鎮陳友家離嘉江近漲一二日見中流瓦屋大樹與家器諸物連下不絕四五日漲痕愈高升邱四望茫茫無津涯如蓬山望瀛海也有門人歸家家隔江十里遙水由溪漾入沈其家只露屋極家中人已蓬居阜上矣眼見水患如此

十年辛未春夏之交大旱不雨田水盡涸所蓄秧苗老不堪插芒種節後復拋灑新秧屆五月始得猛雨水滿平田急犁耨過分新秧插方才齊拳未老也趁勢布種前栽黃梁紅諸者齊拔之仍植稻穀不一月秧長過驟旣肥且碩或或滿野三農喜過望以爲天不絕人盈寧可券家有積穀皆賤價糶之遞六月中旬日光過烈下蒸田水如炊而秧變矣由青而黃而紅剛十日良苗盡稿如燂湯瀘過滿田成黑水無一苗成苗旣腐煦水氣化蠖蠓盈野漫天人過則成團撲面人謂爲蟲蝕實根朽自蠹非外來之蝗也老農云此爲地蒸因秧太稚不耐溽暑遂一敗

至此不似立夏插秧日色温和苗根由嫩而老能敵驕陽故耕稼必乘天時時過則難爲功亦自然之理無足怪者自是穀價軒昂四野嗷嗷較水旱爲甚水旱之苗雖秀不實猶糞發稻孫收稻草此則田皆成石並種子亦失之矣是年惟插老秧者四五分收插即乾水成亢田者二三分收始悟水愈多熱愈甚苗壞愈速不如無水之爲得也我州昨遭大水今遇大荒朝不謀夕道殣相望詩云昊天不庸降此鞠凶殆爲我州詠矣

以上均仕隱齋涉筆

五月大水抵州署月臺下較庚午小一丈二尺

十一年麥復雙穗所出倍常三倍

程業修志

十二年六月大水及於州署儀門較九年小一丈五尺是年州民范正倫妻一產三子

十三年五月十七夜雷雨大作東里金桂山懸空墜一巨石壓覆草屋半頭斃一小孩隨見一物日光如炬直下大溪淹田禾甚夥出龍洞沱大江去

案金桂山在灌頂山左

光緒元年四月六日夜疾風甚雨雷電大作演武門外離城半里地名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八

石龍過江有向姓宅草樹下劈死一巨蠅業經燒毀不知軀大幾許而所餘殘骨率大如掌草樹延燒殆盡亦一異也

以上均程業修志

三年是年江水枯極渠江之金灘漕狹而深冬涸時舟上下不起貨涸甚矣提空半載即不磨舟惟是年三四兩月無論載之輕重上下俱運虛舟貨由灘壩搬運力夫以數百計灘石介然成白路朝暮喧雜兩岸新起煙酒館方之巫峽清灘亦不是過灘礮有石蕩名觀魚池平與江連從未分判因水太縮遂與江岐而爲二圖圖一大池也兩岸居人相約用水車十架擬乾此池昔傳池多大魚中有水觀音相露頂必降大雨故眾人踴躍各備口食隨石礮高下層疊車之未十日池乾見底無所謂觀音相得小魚三四尾露底五六日亦不澍雨方知所傳之訛然自國朝以來此池澈底乾過亦罕見事也

仕隱齋涉筆

五年五月十二日卯峇地震學使南海譚宗浚編修科試過順慶前夕宿于州之考棚侵曉將發盥洗盂爲之傾其情形可想見森楷乃同族叔祖大業以食餼告于巴縣始遷祖墓歸宿界石場皆不及覺明發在途乃聞人言云云亦一異也

森楷自記

十四年正月朔大雨雪

程業修志

十五年七月秋獲未半霖雨爲災至十月止穀在田者生芽未入倉者霉爛穀草無之

同上

十六年十二月大雪連降三日夜州境大山雪積盈丈挑煤采樵之路填闕不通外山平地亦厚尺許城內烟火湊密尋常之雪隨落隨消無墊寸許者此次厚至三寸數日融未盡鄉野草廬壓裂者甚夥牟麥戎菽之苗死過重生樹折枝竹斷節者一山一塢幾無完物甚者高下榕樹經雪而萎有生百年大如圓困者亦憔悴死且不止一地由州達順保一路無一榕有生氣問之友川境皆然以生于百年之物至是壞盡足徵百年來無此大雪或曰此爲黑凝毒寒之氣不惟傷物且傷人可謂非常之變矣

仕隱齋涉筆

十八年十二月朔大雪至於初五凡五晝夜

采訪員向德三稿

吾川居直省之西隆冬故多雪徼外有經年不散者地氣然也以予所聞莫如壬辰仲冬之奇始念五日越嘉平朔後雪沙沙飛不止密於雨而大於梅花片久之彌望皆白無復所謂山川草木廬井者道路斷行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九

行人飛鳥影絕取水者僅於庭俄頃大盈卽已足用五六日後則天黏地合阨谷皆平雖擁爐火黯黯色青不甚覺煖矣比凍日皎升水面冰厚結人履之不爲陷高處則凍洩澈底地大裂檐端冰柱倒垂巨於兒臂有下至地者晴烘旬餘猶然遠近大小榕樹皆凍死當是嘗余侍先慈唯終日圍爐或小飲一日顧余曰吾入世將七十年此雪從未目覩汝學差博書中或當見之趨爲老人言卽可作下酒物也余縷陳數則先慈嘉手數觴賜飲因大醉重遊龍山日山僧頻願告余曰是山雪壓竹木皆折寺四塞無非雪者他無出徑凍伏不可耐倘赤輪再遲遲僧眾壓寒冰獄死矣今而知雪山如來不可冀也是夜朔風獵獵有雪意僧懼怯齒震震別余遽宿越三年而有仲春雪之異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月二十日其夜大雪幾與壬辰冬侔皆連日和煦忽暴寒襲重裘無溫是夜布衾如鐵肌粟怒生聞檐際滴瀝初猶疑雨旣而竹木摧折聲相續不絕驚而欲起則寒風刺骨不可忍天遲明聞館僮狂呼曰雪封館門矣館側有墨峯高山雲表飯後冒雪登臨沿途花草菽麥皆斷折伏雪窖中遙望龍多已化冰山與天一色大地則混然成玉海晴和

竟日四望尚多雪影而百物價遂騰涌倍於常矣

龍多山志

二十一年正月二日午後地震水皆蕩漾木盡搖曳行人立皆不穩逾
昔乃止

二十二年七月陰雨連旬濕穀不燥知州張熙穀教民修炕焙穀繪圖
通衢俾眾周知又於署後山向天燃礮以驅陰氣嚴禁屠宰關閉北門
並諭各街皆書汀洲汀陽縣長耳定光佛黃紙硃書牌位供之每日親
詣祈晴壇頂禮誠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矣洎至九月天始開霽
民得以安

采訪員向德三投稿

二十五年三月五日州境大雹七月十二日秋雨大作至九月初始晴
穀多腐敗

丙申孟秋初百穀成熟黃雲覆野人慶豐年爭築場以待無何初八猛
雨傾盆又明日霪雨冥濛晝夜連綿溼烟濃霧罩罨晝晦訖十月下旬
始稍稍霽道路泥濘行者沒膝田中熟稻針秧怒生鬱青涵綠不可以
刈沿畝稻艸敗爛牛馬乏食稼之登場者霉黑腐溼米入釜炊湯如墨
不堪食穀一石得米二三斗不等升米至值錢一百六七十文人畜交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詳異

十一

病疫癘大作洵非常異災也越三年己亥入春少雨水田乾圯迨四月
二十四日始大雨而遺秧懷新為期過遲已形歉收乃夏至後大旱市
月高下稻田山糧枯稿過半而余適館化澄沱觀音寺偈臨涪江濱沱
之上游有灘曰布袋口在余館門外曠乾既久水落灘淺商舶壅阻上
下兩灘三伏之日較冬令尤苦百年來殆所罕見詎伏未得雨旱稻將
獲而霍雨為災者幾及三月雖較丙申秋稍可然而民困甚矣

志

秦宗漢龍多山

二十七年東里東渡口曾國安家牛產雙犢明年其宅前田內蓮開並

蒂是冬國安子斯煌入泮人以為有先兆云

東里曾玉如投稿

二十九年六月七日大水入城淹至大堂後之側門至初十日乃退

員向德三投稿

又泥溪鄧新銘家田內稗艸莖間挺生嘉禾一穗既已成實新銘乃連
根拔之具稟請示知州陳夔麒批是一氣相生忽異尋常殆太和翔洽
之象化莠為良之徵也諦視之餘無勝欣幸云云攷新銘名明器字京
江嘗于十八年辦理城內官平自請添養孤貧十名又勸其嫂蔣氏捐

資添養婆婦五名二十年倡修龍會橋大路二十七年自捐田穀四十石及坐宅作為京江支祠又與劉克敏等勸立牛頤義渡並皆請示刊碑立案其致此祥非偶然也後又勸辦鎮江寺龍門寺蒙學兩校改修閩王坡險徑數里人尤稱之未幾其長子杰由北京高等實業所通專門兩科畢業攷獎舉人以知縣用分發雲南人謂天道非無知云西里

采訪員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三十二年州城朝陽門外劉炳軒妻一產三男後皆不育朱幼文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十一

民國元年三月十五日大風大木斯拔當風之宅盡偃

三年四月大風拔木桐樹盡折永里譙輝

吳興張繡園兌和先生乾隆初知合州以巨梁險倡議鑿之州人感其

惠為設像于復興場王爺廟之殿左容貌莊嚴見者生肅敬心民國三

年陸軍第五師第□營駐防其地人神襍揉已不適矣一日營兵張占

雲醉歸詈張像曰你我皆姓張我來爾不起立何踞傲也旋以手批其

頰猶警警不休少選占雲仆地作謔語類瘋人不可制止營長何耀廷

名志 聞之以為瀆神獲譴已亦與有責焉乃邀里紳證明立願悔過裝

金因用已及占雲名具疏申之占雲遂得無恙永里譙輝

永里十塘場石駒山側有砦名白牛坪民國三年十一月坪下土人飯

牛常聞山上有牛鳴聲尋之不見久之忽有牛白如銀者或閒日一見

或一日數見土人詫焉問之宅人則云亡有不知是何祥也後不復見

亦訖無宅異西里楊嘉

四年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是歲大歉是年州城附近之南津街趙家渡

五尊塘等二十里內李樹上多結小豆角如刀狀五年亦然或以為主

兵戎象也

永里譙輝張訪稿

十二月十七日夜大雪雨雹

采訪員易耀廷投稿

五年有年

是年六月廿二日來里方溪口附近至玉皇觀柿子山兩處居民于初

更時聞有聲如牛鳴住玉皇觀者覺其聲在柿子山住柿子山者覺其

聲在玉皇觀或彼或此其聲無定一連二十餘夜至立秋日乃止後亦

竟無他異

永里劉國郵訪稿

六年六月十三日辰時地微震數刻而止是年十一月石鼓寺側芋荷

溝農人劉升堂特產雙犢

匡輔子訪稿

七年三月十五夜大風雨雹桑葉損尤多蠶饑

永里譙輝張投稿

是年五月渭沱廖家彘產一子猴首猪身鼻上一眼大耳未數日死土

人謂之猪八戒云

采訪員易耀廷來稿

天地之氣有正有邪氣邪則有邪神邪物邪術邪病憑其中不可以常

理論吾人志在四方問禁問俗皆宜周知不得以其怪異遂謂天地間

無此事也四川有山魃魃為山精生陰崖中形如嬰兒一足食蟹此另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三

一種非今所謂魃也今魃類鬼物或曰獻賊屠川殺人過多精魄為此

或曰川為魔地即社鬼壇神散而為殃統名小神子憑婦女作祟所憑

之人見之他人不覩也形長二三尺多女少男數以百千計能隱形攝

物作諸怪狀初入人家投小物作餌如雞生二卵遺簪墮珥之類受其

物則從心所欲無不如志欲食食至欲衣衣來一切金帛財貨任其取

攜皆能應手受賄既多則乞安位位設屋角樓上等處香燈祀之如奉

喜神也但神量極狹家中詈罵兒女呵叱雞犬稍不檢便觸其怒怒則

石走沙飛闔室不靖或火其壁竹篾盡然塗泥無恙或箱櫃生烟封識

宛然衣物灰燼又或飯埋腐鼠鍋煮死蛇撮狗糞牛溲揮灑滿牀甚則

縛小兒女繫梁上榜所畜羊豕高懸樹顛噪鳴不已種種作虐出人意

外惟不燒屋殺人耳必使所儲財物悉為消耗又加厲焉擾猶不休合

州蒙姓家祀此物後不安室招巫降伏未作法刀頭失去畫符壓之方

拈筆紙墨俱空有鄉老自詡正直延來驅邪坐未定面前懸盆蘭葉尖

各壓彈大如石子颯颯不折又見數十雞卵離寸遠如珠成串緣檐牙一

一過梁間垂婦人腳不見上體珠嵌繡履步空徐行倏發大聲下石曰

擦耳過幸不中人鄉老覩諸變態懼而遁勢莫如何有友言告陰狀可免乃投詞城隍祠是夜屋瓦震搖梁塵驚飛鐵鐺之聲達旦不絕後果肅靜咸謂城隍神收去矣因貪小利受害無窮人當炯鑒之也仕隱齋涉筆

世誼李生合州西里人自城回家新雨初霽天餘濕雲二片上下離丈許雲外皆蔚藍天也李對雲行路俄見上片雲中伸出一物黑如烏木忽伸忽縮異之旋見是物長伸如柱直接下片雲矣下雲又伸一頭如上雲狀連縮數次遂一落千丈如賈石然但相去甚遠不辨首尾惟見黑烟一縷勃勃至地而滅趨前詢云或云墜某田中水濺高數丈不知何物近尋之渺然無痕亦龍挂類也龍爲純陽之物故乾卦象之有神無迹變化不測孔子曰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信然仕隱齋涉筆

有燈花教者誘男女爲徒然燈拜之燈上或見火龍見金蓮拜久則閉目存神若有一燈恫恍相照謂爲眞陽發光卽道家之玄珠佛家之牟尼鍊此不散能普照大千世界仙果成矣持此說惑人吾州從之者眾予謂此術易破皆藥物爲之萬法歸宗云蜥蜴焙乾合火硝彈燈上便見龍狀火藥造成如放烟火架見異樣光彩之類至閉目見燈更屬幻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三

境人視日頭過久合眼則紅綠相灼若有數日頭懸在眉梢此其證也人多受其蠱惑何哉同上

合州涑灘場某家有雇工遇邪自縊魂魄有精爽日落皆便見相逐人舊時伴侶多爲所迷或挂梁或懸樹未一月遂斃三命凶氣愈熾凡牧童過客無不驚魂破膽受其虐弄者主人以爲暴不止延巫制之夜作泐金鼓喧闐震驚一方有鄰家子隔里許聞聲來觀籠燈行抵宅後矣聞背後踏踏聲時有物摩挲其頸回燈視之見此鬼縮身仰面張口搖舌笑盈盈持索相向鄰子大呼急奔至主人門巫已罷場息鼓符封瓶口云收鬼入矣鄰子喘且言曰鬼從何收見在逐我者卽某雇工也巫失色去復請術士降以鐵符油火無效有長者告之曰泐術何能制惟誦文昌大洞經以正驅邪可除之主人如教誦經一藏遂不作祟一境乃清泰焉同上

州人某爲縊鬼所弄狀類瘋癲一夜持燈入室緊閉門戶自笑自語繼乃大哭中夜未休家人謂顛狂故態不之理一長工穴壁窺之見室中另有一人戴白陝帽反著皮褂面豐肥生八字鬚口銜竹烟桿坐漆櫃

上與某語教之懸梁挂繩長工始知爲鬼著意伺之見鬼以頸入繩圈作鞦韆戲先示之樣然後促某入圈某不允又勸導之盤旋時許某遂長伸作匏繫矣鬼仍坐櫃上嗟菸俟之長工知有變猛叫一聲鬼大驚突倒櫃面而滅急呼主人啟戶解救得不死長工言鬼狀共視櫃面鬼影留漆板上鬚眉畢露帽褂烟具色色俱工如寫真然細睇貌似某街約保爲公事自縊者也防脫去急以桐油和犬血抹之光明如鏡影愈顯然挂板檐間日曬風磨半年而隱某亦平復如常鬼影入木人多疑怪然達摩面壁影滲石膚少林寺真迹猶存仙與鬼皆有精氣動物惟邪正不同耳同上

太平場馬鞍山下有陳徐氏節孝坊爲乾隆庚子科武舉陳以隆之母立旣有年矣嘉慶末有童子賣柑其下過客某買數枚懷之一叟在旁問曰客何爲者客曰將以遺兒子輩耳叟聞言卽以一柑擲坊上孝字鉤際矍然問曰汝但知有兒子抑識此何字邪客遽視之叟忽不見唯覺字有微窩而已今且百年其痕乃深若彈丸經晴雨尤顯每橋熟時窩痕微赤殊足動人孝思也西里楊述之投稿

合川縣志卷六十七 祥異

古

鶴子林

鶴本音華又音化今讀哇去聲

距陳徐氏坊里許故陳氏老宅也嘉慶十年武

舉陳玉堂將入都會試其諸父昆弟設宴于故宅之中堂錢之方把盞巡酒間忽有巨蛇跨梁而過以尾擊柱遺鱗甲痕若刻畫然舉座皆驚獨玉堂夷然終宴不以為異其年玉堂中武進士人以為有先兆今其柱上鱗甲痕宛然如故不爲塵封可考見也同上

雙河場節婦唐張氏故廩生宗古之胞妹也讀書畧通大義俛未亡人時年始十九矢志靡他終身茹素足不履闕者七十餘年某年十月下浣忽命孫婦往庭前花紅樹下焚香採花紅俗呼蘋果爲花紅也來食孫婦對言

此時安得花紅猶豫不行張固強之旣畢繞樹尋之果得一枚以獻談笑而食之俄頃遂逝年九十二人以為仙云西里李蓋臣訪稿

錢穀大計也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自來有天下者未有不加意錢穀而爲萬世立足國之經雖然國之足在乎民民之足本乎天天地施生祇有此數持大計者亦惟準常平之法使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斯其國可大而可久迺後世遵行此法而有時或不平且極爲不平則又何也吾邑程業修舊志載小民日用所需惟米爲甚價貴

持平貧富均便道光二十年庚子升米價錢一百一十文地方官開倉平糶嗣因連歲豐稔價漸平至二十五年乙巳升米值錢二十八文越同治三年甲子升米值錢一百三十文十年辛未增至每升一百六七十文三十年間忽貴忽賤極貴極賤吾師丁治棠仕隱齋涉筆謂銀錢穀米日用所需一旦反常遂成變局同治三年甲子穀米貴至十二兩銀一石咸豐初元州銀長至二十八千錢十兩至同治四年乙丑又賤至八千錢十兩此皆輕重失平亦物變之一端竊謂前之失平其暫也今之失平其常也自光緒二十一年川督鹿傳霖興用錢票以救錢荒其時銀價每兩值錢一千二三百文後又少至一千零七八十文所謂錢荒信然國家改用銅圓定制十文各省行使通作八文川省獨作十文且又制二十文一種銅圓亦無折扣奸商販湘省銅圓以八作十銀值遂昂至十四五千十兩錫督禁止外省銅圓而銀額之高哄動全省訖無如何又制五十一百二百各種銅圓抵制銀額愈蒸蒸日上民國九年十年縣中銀價增長至三十一千十兩自光緒二十七年論各省市面交易通用銀圓此時銀圓換錢二千二百鑄用銀圓每圓七錢二分有奇所謂十兩者以七錢一分按數照算也尤駭人聽聞邑中穀價

常例年中秋收率以二兩爲準三兩則歲有差光緒十七年及二十二年米賣四十餘文一升穀價猶二兩自後常賣七八十文穀價仍不過三兩民國以來常亦三兩無二兩幾錢者九年秋收微歉穀價至三兩有奇以錢計之則米貴當二百一二十文一升至冬由三兩漸至五兩十年春又至六兩零而米價竟每升值錢四百二三十矣影響及於日用各物鹽一百五六乾粉掛麩百七八猪肉三百猪油四百二三香油三百四五此以秤計者每劬如是各項工匠率以妻孥惓惓仰食於工藝之手今而米價昂貴終日勤苦曾不買米半升食一人尙不足况尤不止一人仰食乎於是昔之六十錢一工今則二百又二百四十文矣而稍有手藝者尤不應上門之工陸行轎水行船動需數百一千至盡日之行則非二千三千不可吾東里永里以炭爲大宗挑炭力夫粗而日憊日可獲錢數百一千凡鄉里有事僱彼供應雜役謝不應謂某處炭力若何強於彼處工錢僅百六十文整日整天使人憔悴欲死世風之變莫此爲甚說者曰民國成立人尙競爭人亦苦無執業焉耳如此荒歲薪桂米珠民不菜色野無餓殍亦有業可託有力可用庸何傷哉

然而水漲船高不爲之制終非經常之道且亦嘗聞若輩私議近日所得不爲不多顧日用外羨無餘積曾不如當年百物便宜我輩日得百錢或幾十可以養妻活子含哺鼓腹是貧者固以米價如常爲便城鄉富族有力之家亦謂現在米穀騰漲我之取給於是者其數雖豐而人之供給於我仰給於我者其數亦不得獨歉悖入悖出徒多一番累贅是富者亦莫不以米價平常爲便甚矣米價之不可不平也日用飲食每日需錢若干儘够敷用亦不必務以錢荒爲慮操大計者安得舉全川銀價持其平仍如昔年每兩價一千五六而錢價平秋成豐年穀價在二兩歲有歉穀價不得過三兩而穀價平由是日用百物之價平人心亦因之而平謂非今日之大計也哉

編纂員李昌運
記森楷增記